

小小说

欠

□李光嵩

一张法院传票彻底把张亮打蒙了。他不明白,明明是吴青还自己的钱,怎么成了自己借他的钱呢?

张亮和吴青是市机械厂的下岗工人,由于都是市技校毕业的同学,在工厂的时候,两个人的关系相处得不错。下岗后,张亮开了一家机械配件门市部,而吴青开起了出租车。经过十多年的打拼,张亮的生意虽不火爆,但一直比较稳定;吴青开出租车收入也算不错,平时两人经常电话联系,偶尔也会一块儿喝个小酒。

三年前初冬的一天,天空飘起了雪花,空气立刻变得清新了许多。傍晚时分,张亮接到吴青的电话,邀他一起喝个小酒,于是两人相约在街心公园旁边的一家小酒馆。

还是老规矩,两个小菜,一荤一素,一瓶白酒,一人一半。没那么多客套,没那么多废话,坐下后立即开喝,边喝边聊,痛快淋漓。喝到高兴时,吴青突然说:“亮哥,咱们都是奔五的人了,你看我现在一直给别人开车终究不是个常事儿,我想自己买辆车,白天自己开,晚上雇个夜班司机,这样自己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”

听老朋友这么说,张亮表示全力支持。

吴青又接着说:“这些年我虽然积攒了一些钱,可要买车还差点儿!”

听到此,张亮明白了吴青的意思,借着酒劲儿立刻拍着胸脯说:“别说了兄弟,你是不是想从哥哥这儿磨几个?没问题,你说个数!”

吴青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估算了一下,再有5万元就差不多了!”

“一言为定,你把银行卡号发给我,吃完饭就给你转钱!”张亮爽快地答道。

真是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,不知不觉,两个人的酒杯都已见底。酒足饭饱后,张亮主动提出去银行自动柜员机给吴青转钱,可吴青说银行卡不在身边,卡号记不住,不如直接取现金。张亮没有多想,连找了三个银行的自动柜员机才取够5万元,并直接交给吴青。此后的日子,两人还像往常一样,不过都没提借钱的事。去年春节过后,因疫情在家封闭的张亮突然接到吴青的电话,说要还钱,他没有多想,随即把银行卡信息发给吴青,当天就收到吴青的还款。说来也怪,自从吴青还钱后,就再也没有和张亮联系过,对此张亮认为可能对方比较忙,加上疫情影响的缘故,所以也没往坏处想,谁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。

接到法院的传票,张亮非常生气,接连打吴青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,索性驱车到他家找,依然见不到他的踪影。眼看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,张亮的情绪坏到了极点,想找个律师又感觉划不来,思来想去只能到法庭上去当面讨说法吧,反正自己问心无愧,法院总不会冤枉好人吧!

张亮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!法庭上,吴青根本不和他正面冲突,只是再次向法庭出示自己向张亮转款的银行凭证,并强调这是借钱给张亮的凭据,请求法庭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。而张亮尽管反复陈述当时吴青向自己借钱的详细过程,由于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,只能成为孤证,法庭并未采信,最终判定张亮败诉。

从法庭出来,张亮脑子里一片空白,探头仰望,只见天空阴云密布,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,看来要下一场暴雨了。他既没有回家,也没有回门市部,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,最后进了一家小酒馆,独自一人喝起了闷酒。

“哎哟,这不是张亮老弟吗?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躲清静呢?”声音未落,就见一个人直接坐在了他的对面。

张亮抬头一看,是原来厂里的质检科科长闫明。他强装笑脸站起来寒暄,被闫明笑着制止了。闫明没跟他客套,自己拿了个酒杯就倒上了。由于过去在厂里经常打交道,算得上比较熟悉的人,况且闫明人很随和,对工作要求很严,但8小时之外倒是和工人们玩儿得很融洽,所以也就没有再客气。

“闫科长,你咋也来这里吃饭?”

“嗨,我就在这附近住,没人做饭时经常来这里随便解决一下!你呢?咋会在这儿喝酒?”闫明说。

张亮长叹一声,情不自禁地把他和吴青之间的纠葛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了一遍。

听完张亮的倾诉,闫明愤愤地说:“这个吴青,真是太缺德了!本来一个挺好的小伙子,咋会变成这个样子?不过我也听说了,这两年他跑出租车挣了不少钱,可也有传说前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欠下不少高利贷,还听说老婆和他离婚了,起初我不相信,今天看来是真的了。”

听闫明讲完,张亮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,不由得陷入了沉思。

见张亮不说话,闫明接着问:“难道你就这么认了吗?这样不免也太亏了吧!”

“那不认又能咋的?咱没有证据,法院不会支持的!”张亮丧气地说。

闫明沉思了一会儿,说:“我有个办法,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。这个案子你先委托个律师上诉,然后让律师通过银行调取你当时和吴青一块儿取款时的录像,不行再向公安机关报案,请求他们帮助。”

“这样做不是太麻烦了吗?为了5万元这样做值得吗?”张亮犹豫了一下说。“怎么不值得?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,关键是不能让坏人阴谋得逞而让好人受委屈!”张亮眉头一抖答道:“好吧,就这么办!”说完二人一饮而尽。

鹿洼的女儿

□李翔年

仲秋,在这瓜果飘香的季节里,我又想起了母亲。母亲两岁时,她的父母贫病交加相继离世,鱼台鹿洼村又多了一名孤儿。她没有兄弟姐妹,年迈多病的姥姥收留了她。可不久姥姥也抛下她走了,她成了鹿洼的女儿。

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鲁西南大地时,少年的母亲组织少年伙伴、鹿洼村的女儿们,自发成立“鹿洼村抗日救亡姊妹团”,她担任团长。站岗、放哨、保家乡,宣传抗战;纳鞋底、做军鞋,支持抗日。老年后的母亲每每回忆这段鹿洼岁月,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

父母成家后,生活颠沛流离、居无定所。微山湖中南阳古镇老宅,遭日军轰炸,族人都逃离家乡。父亲由于被叛徒出卖被捕。父亲被营救救出狱后,来到河南和母亲一起参加了工作,当我们兄弟姐妹相继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,家庭负担也越来越重,母亲只好辞去工作,操持家务,养儿育女,让父亲安心工作,无后顾之忧。

在那个年代,仅靠父亲那微薄的收入,已不足以养活全家。八九口人的吃穿,我们兄妹的学费,常常入不敷出。为了吃了上顿还能有下顿,母亲不惧辛苦跑几十里去背粮食,到面粉厂买点秕麦、惨麦,挑挑拣拣、淘淘洗洗,聊补无米之炊。

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,总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,大的衣服改一改让小的穿。尽管这样,我们都觉得是那样合身。我们这一辈都是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鞋长大的。最让我难忘的是,每到年关,母亲更是辛劳,为了能让我们姊妹几个都能穿上新衣、新鞋,当新年的鞭炮声把我们梦中惊醒时,我们看到的是母亲仍在昏暗的

油灯下赶做新鞋、新衣,每当此时,我们甚至都不愿穿上这盼望已久的新年盛装。就这样年复一年,母亲的眼睛高度近视,并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。

“文革”期间,父亲受到冲击,常常遭到挂牌批斗,肉体和精神受到很大折磨。为此,母亲常常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,整天提心吊胆,精神抑郁。方方面面的艰难与压力,全都压在母亲瘦弱的身躯和心头,她常常夜不能寐。

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孩子,唯独没有自己。全家返城后,操劳惯了的母亲还是闲不下来,在街上看管自行车、卖些小食品,去粮库缝补麻袋贴补家用。待我们兄妹七人都参加工作、成了家,母亲仍住在那昏暗潮湿的老屋。直到父亲彻底卸下工作,才来到儿女身边,母亲才稍微缓口气。而此时父母的身体每况愈下,衰老和疾患也因为长期的生活困顿和精神上的压力提前到来,父亲没有承受住疾病的折磨去世了。多年的类风湿病使关节严重变形,肺气肿、胃溃疡、高血压、脑萎缩一直折磨着坚强的母亲。尽管这样,儿女们都不曾记得老人家住过医院。她总是怕花钱,怕孩子们分心影响工作。戊子年的农历八月十八,当人们还陶醉在团圆和喜悦之中时,怀着对儿女的不舍,怀着对鹿洼家乡的久念,母亲远行了。

中秋的月亮是那样明亮,照着母亲远行的路。父母不见今时月,今月曾经照双亲。每当我抬头望着银盘似的月亮时,由不得我不想起双亲高堂。鹿洼忘不了女儿,儿女忘不了双亲。无论你们走得有多远,也走不出儿女们的思念。

文 讯

我市作家部希贤诗集《九叶草》出版

本报讯(记者许凌)近日,我市作家、知名诗人部希贤的诗集《九叶草》由中华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
部希贤从事现代诗歌写作40余年,是我市七月诗社主要发起人之一。他在创作上立足乡土,擅长讴歌乡情与亲情,创作风格空灵隽永,拙朴俊逸,直击人心,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和时代特色,作品多次在大赛中获奖,被纳入多种合集与年选,其中,部分作品并被列为中国第三代诗人作品代表作,在国内诗歌界具有一定影响。

(本报资料照片)

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 jzwbxq@163.com